

一瓣心香

浑河水潺潺，英雄未走远

■ 荣俊运

浑河在沈阳城南拐了一个弯。

拐弯的地方，有一大片足球场。5月的草皮绿得发亮，透过雨雾看去，像铺开的绒毯。

我是从家里特意赶来的。走在浑河岸边，雨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河面上化作无数个小圆圈。同行的是多年老友、退役军人姚振峰。他指了指下游方向：“再走两百米，就到了。”他说的是金城龙勇敢落入冰窟群众而光荣牺牲的地方。

这水从上游来，上游是抚顺。那里是雷锋牺牲的地方，也是金城龙出生、成长的地方。浑河，把两个闪亮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金城龙从小就在河边长大。”姚振峰说，“他爸说过，这孩子水性好，能一口气游到对岸。”我静静听着。雨滴打在伞上，声音闷闷的。

“到了。”姚振峰停下脚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河岸，不远处成簇成簇的二月兰开得正艳。我蹲下来，雨水顺着草叶往下滴，淌进泥土里，淌进冬天的记忆中……

1月的浑河，盖着厚厚的冰。退役大学生士兵金城龙，就是从对岸义无反顾地冲到这里。冰层在他脚下发出“咔、咔”的闷响，可他直向落水父子急奔而去。后来孩子获救，金城龙却坠入冰冷的河水中。

金城龙牺牲第3天，领导对我说：“这是从咱们沈阳入伍的‘雷锋兵’代表，你放下手头工作赶紧去。”我赶到金城龙老家，一进门就看见他的父母坐在那儿，眼睛是肿的。

金城龙的母亲说话轻声细语的。“他从小就见不得别人有难处，看见了就非帮不可。入伍离家那天，他笑着对我说：‘妈，您放心，雷锋是咋干的，我就咋干。’”讲到这儿，她哽咽着说不下去，摆了摆手。金城龙的父亲坐在旁边，手里攥着一个杯子，水凉透了，却一口没喝。

后来，我又去了金城龙的学校。说起金城龙，小学班主任童老师红了眼眶。金城龙是雷锋纪念馆的“常客”，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学外，寒暑假期间他也经常去参观。童老师告诉我：“对城龙来说，雷锋不仅是榜样，更是家里人。雷锋住在他心里。”

我也采访了金城龙的战友。班长文永村说：“熄灯后的学习室里，城龙在一盏小台灯下给考学的战友讲课，特别有耐心。傍晚的军舰甲板上，他喜欢对着大海吹口琴，尤其喜欢吹《军港之夜》。一次外出回来，脱衣就寝时，我发现他胳膊上有止血贴，便问其原因。他嘿嘿一笑：‘路过献血站，顺便献献血。’”牺牲前一天，他还给我们发来一张搞怪的自拍照，两颗虎牙露着，说‘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金城龙先后被追授“辽宁时代楷模”“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荣誉称号以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的事迹报告会开了很多场，我去了3次。每一次听台上老师、战友讲他的故事，我的喉咙还是会发紧。

此刻，我站在他牺牲的河岸旁，盯着水面出神。姚振峰叹了口气：“城龙牺牲时，才26岁。”

雨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一角。一道彩虹慢慢出现，先是一抹淡淡的红，接着橙黄绿青蓝紫，一层一层清晰起来，弯弯的，像一座桥，从河的北岸跨到南岸。

望着天边的彩虹，我想起金城龙的两个小酒窝。他那么爱笑，此刻或许正笑着看我们。

浑河静静流淌，生活在两岸的人，骨子里都带着一股劲儿——认准的事，做到底。雷锋是这样，金城龙是这样，千千万万从这片黑土地走出来的人都是这样。金城龙并未走远，金城龙们一直都在。

红色记忆

湘黔大地，峰峦叠嶂，江河奔流。我辞别广西全州的血色硝烟，循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足迹，先后走进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会址与纪念馆。

风雨三会议，照亮遵义路。通道、黎平、猴场，3个地名，3次抉择。

——

1934年深冬，风雨如晦。中央红军带着湘江血战的累累伤痕，踏入湘黔交界的苍茫群山。敌兵环伺，若仍按原计划北上湘西，无异于自投罗网。这支历经战火淬炼的红色队伍，正站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伍修权“三军今日奔何处”的追问，道尽全军的迷茫与困顿。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始终心系战局安危。他沿途与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反复恳谈，力主转兵避敌，凝聚起挽救革命的关键共识。

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通道县城，却危机四伏。通道转兵纪念馆陈列的电报字字惊心：“绥宁已到敌六十三师，其六十二师亦将续到……桂敌廖部已入马蹄街，企图利用由南向北大道向我侧击……”

12月12日，决定数万红军命运的“飞行会议”，在通道恭城书院斋舍仓促召开。小屋内，木桌拼接接长，炭火微微跳动，山风穿窗而入，气氛凝重。毛泽东掷地有声，认为蒋介石早已张网以待，再去湘西便是自寻绝路，力主转兵贵州、避实击虚。李德、博古仍固执已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

军营钢铁声

■ 田海涛

每天，军营里有很多声音

有听到的

有听不到的

听到的，有五公里的急促喘息声

训练场的怒吼厮杀声

随战士步伐在营区里穿梭的

雄浑军歌声

铁甲轰鸣

以及子弹命中钢板靶的撞击声

声音此起彼伏

训练从未间断

有听不到的，比如

绵绵的思念声

心中的波涛声，卷起滚浪浪潮

以及骨头锻打，灵魂铸造

钢炉熊熊燃烧的熔炼声

声音在内，骨头成金

无论听到还是听不到的

在这有声和无声之中

你能看到的是

一个个新兵长成了

一个个钢铁战士

国防纪事

那年冬天，大别山脚下的信阳城飘着细雪，医院妇产科的走廊里，传来响亮的婴啼。某边防团三级军士长老周的儿子，在护士手忙脚乱地包裹中，完成了与这个世界的第一次见面。而此时，老周正在海拔4300米的藏北哨所里，捧着手机等消息。家人发来的视频，带着故乡雪粒的凉意。刚出生的儿子皱着小脸，哭声穿过千里呼啸的朔风，划过雪线，撞击着老周的泪腺。老周把视频看了整整17遍，然后脱下大衣走出哨楼，朝着大别山的方向敬了一个军礼。

在军娃幼小的心灵中，父亲的形象常常是模糊的——他存在于手机屏幕上，存在于偶尔响起的电话铃声中，存在于“海里游、天上飞、风里钻”的传说中。视频通话时，孩子会忍不住伸出小手去触摸屏幕上那张被紫外线灼伤的脸。孩子抬头看母亲，眼睛里装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爸爸不能像别人家的爸爸那样，牵着我的手去纪念馆看坦克？”

7岁的朵朵有一份自己手绘的“爸爸使用说明”，是一天下午母亲带她

合。

炭火明灭间，毛泽东详尽阐述入黔方略：黔军军备废弛、派系林立，便于各个击破；人黔可形成战略鼎足之势，赢得机动空间。他的主张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通道会议虽未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方针，但调整了行军路线，放弃北上湘西，改经贵州黎平、锦屏绕行。

拂晓时分，霞光破雾，中央红军从通道分路西进，踏入贵州地界。敌军的围追堵截被远远抛在身后，蒋介石聚歼红军的迷梦被击碎。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坦言：“若非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三万红军前途唯有毁灭。”

通道转兵，是冲破教条束缚的觉醒，犹如一道微光，刺破沉沉夜幕，让中央红军暂脱险境，为伟大转折吹响了号角。

二

征途依旧艰险。通道转兵虽暂解危局，但李德、博古不顾实际，固守“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仍未放弃进军湘西的计划。

此时，蒋介石已在湘西布下重兵、设好口袋阵，红军若重回旧路，必将重蹈湘江战役覆辙。迅速确立新的战略方向，是刻不容缓的生死抉择。

周恩来深知通道会议仅为行军路线作了变通，未触及战略方向的根本转变，遂星夜率部挺进黎平，为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密筹备。

1934年12月18日，寒风掠过黔岭，吹进街衢“胡荣顺”店铺的木屋。长征以来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马灯微弱的光线下召开。博古仍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

层层剖析敌情，严厉批驳“走回头路”的错误主张，坚定主张转进黔北，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赢得与会多数人支持。

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红军进军的方向：“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字句句透纸背，承载红军生死期盼，彰显实事求是之魂。

聂荣臻曾说过，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三

进入猴场会议纪念馆，跨年的灯火仿佛仍在闪耀。这次跨年夜的会议，被周恩来称作“伟大转折的前夜”。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连克锦屏、天柱、施秉、黄平等7座县城，挺进猴场。而彼时，李德、博古置会议决议于不顾，仍顽固坚持东进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反复提出重新研究，一路争执不休。



志在蓝天（剪纸）

张
标
作

军旅点滴

想起十九岁的董存瑞

■ 肖征宇

5月25日又到了。

窗外的杨树叶绿得正浓，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枝叶，留下斑驳光影。我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笔记本，写下今天要做的事情。我知道，19岁的他在看着我。

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董存瑞擎起炸药包，炸毁敌人暗堡，用生命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他的生命定格在19岁，战友们把5月25日刻进了骨子里。

我在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那些年，每到这一天，营区空气都好像变得不一样。比武场上，官兵们红着眼睛较劲。5公里武装越野，有人跑到终点直接瘫在地上；400米障碍，有人摔破膝盖还咬着牙往前冲；实弹射击，靶纸上的弹孔一个比一个密集。空气里弥漫着汗水和硝烟的味道，让人热血沸腾。

在基层连队，我是一名炮兵话员。训练场上，一组组密码在电波里飞驰，口令下达要准确，传送要及时，远程天线架设要争分夺秒。我们和秒表较劲，和电波较劲，和自己的极限较劲。汗珠子砸在地上，顾不上擦；手磨出血泡，缠上胶布继续练。那时候我常想，不知我们的拼劲和董存瑞相差多少。

后来到了宣传岗位，比武变成另一种形式。我们几个人比谁下基层采访勤，比谁写的稿件多，比谁策划的主题更能打动官兵。深夜的灯光下，我在稿纸上字斟句酌，生怕辜负了那些鲜活的面孔。有时候写着写着，抬头看见墙上董存瑞的画像，他那么年轻、目光那么坚定，我就知道该怎样下笔了。

那些年，我们在比武场上争的不仅是名次，更是那股气——一股“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一股“舍我其谁”的气。董存瑞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英雄故事，更是一种活着的精神。

如今，我交流到入武部工作，环境变了，岗位变了，可到了5月25日，心里的那个比武场会准时开赛。对手是自己，课目是能否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英雄的精神，从来不是刻在石碑上，而是活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虔诚地接过董存瑞手中的火把，继续向前走。



救护车进了院子，医护人员抬着担架上了楼。护士看子玉一个人忙前忙后，问她行不行。她抿了抿嘴唇，声音很小：“爸爸执行任务去了，我照顾妈妈没问题。”她帮忙把母亲扶上担架，背着书包锁门下楼。

那一夜，子玉坐在医院急诊室走廊的椅子上，把数学卷子铺在膝盖上做完。子玉后来在日记本上写道：“妈妈说，天塌下来也要先把手上的事做好。我今天手上的事，是照顾妈妈和写完作业。我都做到了。”在缺少父亲陪伴的日夜，子玉和母亲组成最亲密的“战斗小组”，在杂乱却有秩序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中一起成长。

某旅教导员老吴的儿子小凯，曾创下连续5个学期期末考试数学均满分的记录。班主任问他诀窍，小凯认真认真地回答：“太爷爷曾是红二十五军的司号兵，当年吹号，少一拍都不行。爸爸说，打仗的时候，每一个坐标都不能算错。我跟爸爸约好了，他在沙盘上画的每一个箭头都算数，我在卷子上写的每一个答案也算数。”

课本和试卷，是小凯的“战场”。父亲在千里之外凭借坚守卫国土时，他在书桌前凭借刻苦攻克难题。卷面上那一个红彤彤的对钩，就是小凯的“军功章”。